



人物
 村里有个养蜂人

□ 李晓

安溪,一个村庄水灵灵的名字。
 安溪村里今年54岁的村民陈大哥,前年准备外出去打工,但一群在安溪山谷芬芳花丛中翩翩飞舞的蜜蜂,留住了陈大哥到外地的脚步。
 之前在城里跑“摩的”客运的陈大哥,感觉跑摩托车这个风里来雨里去的临时职业太辛苦了,收入也不稳定,陈大哥心里急了。
 去年春上的一天,他接到了村支书的电话,请他回村子里来养蜜蜂,卖蜂蜜。
 那天,村支书爽快地说,陈大哥,养蜂的技术,村里出钱给你培训,卖蜂蜜的收入,三成归你,七成归集体。陈大哥稍微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,他信任干事实在的村支书。村支书来村子上任以后,不到一周时间,安溪的沟壑山梁俨然如他熟悉的掌纹。安溪笨重的大门,被村支书一班人有力地打开,寂静群山也由此唤醒了。唤醒群山的人,有一批一批纷至沓来的农业开发商,安溪的土地被流转经营,群众除了有固定租金收入,还可入股参与分红,就地务工挣钱。安溪的潺潺溪水,欢腾奔流,安溪的大地,绿意蓬勃,安溪的人流,摩肩接踵。
 陈大哥按照村里的要求,去学了养蜂技术,村支书亲自陪同他去选定了中华蜜蜂养殖,这种蜜蜂可利用零星蜜源植物,采集能力强、采蜜期长。100多个蜂箱安顿在绿树丛中,6万多只蜜蜂如直升机嗡嗡作响,安溪的4000多亩翠玉梨、香桃、晚熟李、默科特柑橘、砂糖橘等四季芳香水果的花蕊,足够这些辛劳的蜜蜂采集花粉了。
 陈大哥的一个长辈30多年前也做过养蜂人,但那些年荒秃秃的安溪群山,根本养不活蜜蜂,长辈还要雇人挑着沉甸甸的蜂箱,风餐露宿、跋山涉水去远方放蜜,那点可怜的收入勉强维持着油盐酱醋的基本生活。陈大哥记得,那个长辈因为常年肩挑背扛,到了晚年,弯弓一样的瘦瘦身子沿路前行时,几乎是匍匐在土地之上。
 陈大哥从事的,是一项“甜蜜的事业”。
 每天,陈大哥就望着那些蜜蜂在安溪的花果山里进进出出,它们薄翼如舟,穿梭在安溪群山的枝枝乱颤中。荡漾在花海之上的蜜蜂吮食了花粉后,带着圆滚滚的肚子飞进蜂箱中,每逢这个时候,陈大哥就带着一种享受而期待的心情望着这些心上的宝贝们。
 陈大哥对蜜蜂们的习性也了如指掌,比如,前期出门寻找花粉的蜜蜂,他称之为“侦察蜂”,还有蜜蜂的寿命,大多在28天到40天,这些辛劳一生的蜜蜂,生命是如此地短暂。当陈大哥看到蜂箱里那些趴着再也不动弹的蜜蜂尸体,有时眼眶里忍不住眼泪闪烁。
 最让陈大哥享受的时刻,还是他舀出蜂蜜时,金黄浓稠的蜂蜜一滴滴流下来,在通透阳光下有些晃眼,沁香扑鼻,他忍不住深呼吸,好香!这是最地道的土蜂蜜,渗透着安溪大地沉香之中的魂魄,它可以保鲜很久的时间,供不应求的蜂蜜成为安溪农产品的一个品牌,电商平台上,各地顾客翘首等待。
 而今,陈大哥已经从这些蜜蜂宝贝们身上酿出了700余斤蜂蜜,市场每斤均价150元,除了在果园里务工,还有土地流转金,加上蜂蜜出售的收入,陈大哥的日子过得喜滋滋的。能够给村里做一点贡献,大哥感觉很自豪,一些村民还上门来找他学养蜂技术,村里也准备扩大养殖规模。
 陈大哥说,等有一天,蜜蜂的百万大军飞舞于安溪的山谷之中,千万朵花瓣高擎起欢迎的“酒杯”,安溪的大山就迎来了香透的日子。
 安溪的群山,风吹万树枝头,哗啦啦响成一片,那是群山发出的笑声,它也在深深祝福安溪怀抱里像陈大哥这样的子民。

亲情

岁岁重阳,今又重阳……
 今年不同,一家人忙着给老父转院,几乎忘了。
 7月7日,老父第三次脑梗住院,至今已经三个月零7天。正如多日前一个傍晚,儿子老超拉着我的手,在小院里促膝长谈时泪眼朦胧、声音哽咽地说,我们全家人都不希望和老父的相处时光仅仅停留在记忆里。
 还好四进四出ICU的76岁老父,终于把命保住了。可每次去探望他,看着他长时昏睡、偶尔清醒的眼神,几乎萎缩的空挂在异常突兀的四肢骨架上的肌肉,仿佛树干上挂着泄了气的气球,身上到处都是各种管路,尾椎附近巴掌大纱布下遮盖的褥疮……我便只有心疼……
 曾经在德钦做生意的祖父给父亲取的原名是继堂,作为幺儿的父亲念书后,自己改了名叫“自强”。一辈子,从来没有求过任何人的他,教育我们姐弟三一定“打铁要靠本身硬”。十七八岁就出来工作的父亲,铺过铁路,扛过枕木,爬过电杆,修过电站,放过电影,管过工会,搞过基建,写得一手好字,能用浓淡墨简单几笔就画出奔腾的骏马和传神的京剧脸谱……还记得11年前,他第一次患脑梗前,他一直都是家里的大厨,做得一手硬菜,家里请客,基本都是父亲做大菜,母亲做小菜。老超在前久看望爷爷时,鼓励父亲说,“好好养病,我还等着您接我放学,等着吃您炒的小炒肉”,让病床上,看谁的目光都空洞的老父,嘴角难得弯出一道弧线,给了老

小说

估计还有足够去来的时间,便找路循坡上去。
 宝叔塔秀拔地玉立于一带石岗顶上,近傍还有一翼亭子,亭里没有茶坐,虚敞无人。我自个进去,在篾圈椅里落座。用手杖支住下巴,极目湖山,觉得眼底这一派旖旎风光,就只为我而设。占而领之者,今天,舍我其谁!童年梦想,一旦没有折扣的实现,不禁喃喃叨念:“我来了!我到了!我有了!”
 从不远处的那幢楼房里,走来一位年轻的招待员,给我在小圆桌上沏了茶,还摆上几碟茶食。而我所想要做的,却是临风酌上一杯与湖山定情的酒。
 酒,没有。问侍者要,他也没有。我固执地和他商量,烦他下坡一趟,买上一瓶来。禁不住我一再地情商利诱,总算得他愿意花这趟脚力。
 不必等到我的兴致有什么减退,他已弄回来一瓶白干。这下,一杯在手,狂性便更浓了,认出一个地方,就灌自己一口。孤山一口,湖心亭一口,双峰插云又一口,诵上几句前人的诗词,又一口,一口。不消几下,早已酒酣耳热,好在空山无人,更不必为自己的狂态略存顾忌。
 直到杯瓶俱罄,才蓦地发觉太阳已经含山,猛可想起人家正专等为我洗尘。暗自叫声惭愧,拿起手杖,奔下山来。还未竣完坡路,两条腿便不依使了,踉踉跄跄,下到湖滨,看到白堤头端的柳树脚下,好凉爽一条石椅。不容易地走将过去坐下来,一时街头初亮的灯火,暮色中的断桥和宝叔塔……都在眼前旋转起来,多么渴望得躺下一会啊。
 ………
 一缕幽密的花香,钻进了脑子,我从酣醉的渊底徐徐浮扬起来。首先感知自己睡在柔软的褥毯里,睁开眼,是一间精洁的卧室,灯光柔和,迎着视线

重阳侍病

□ 鲍学良

超和我们所有人一个久违的微笑……
 从不曾感到生命如此脆弱,从没如此真切地理解“风烛残年”,总以为来日方长,最怕听“树欲静风不止,子欲养亲不待”……
 这三个多月来,从母亲到我们姐弟三家,再到亲朋挚友,都在为了共同的主题——留住父亲,尽着自己的力。
 心脏不好的身为医生的老姐,原先也娇气,可在这三个月里,永远是冲在最前面的勇士,照顾父亲的主力;哥哥也是每天早晚、中午得空就去探看父亲,默默无闻;在武汉念研究生的外甥,也能熟练地为他的亲爱的阿公换护理垫、成人尿不湿;侄儿希来也一有空就去看望爷爷,话不多的他,每次都简单质朴地真诚呼唤着爷爷;老超每次去,除了跟爷爷说话逗乐外,还会主动用他的柔软的小手帮父亲按摩;更别提75岁的母亲,一有机会进得病房,就在病床前,守着老父一整天……家人们空前团结,各尽所能,做自己力所能及,或者争取做力所不及的事,只为留着父亲……
 还好,在这个重阳节,看到父亲病征稳定,只盼他老人家,日渐康复,早日回家。渴望回家依然看到,父亲悠闲地抽着烟,端坐在客厅里,看着新闻,饭后从阳台上,可以瞥见他牵着两只小狗——康康和小雪,偷懒地把两根牵狗绳系在一起,横挂在腰间,像偷吃糖果的小孩,从衣兜里摸出香烟,点上,猛吸几口,生怕家人看见老小孩的可爱的样子……
 今又重阳,岁岁重阳!

西湖游记(连载)

□ 周善甫

的漆匀米色的墙。上面挂有一幅画,画中飞翔着几个胖圆。侧转头,看到的是床边小台子上一瓶盛开的丁香,花下面,一只杯子里盛有半杯清亮的凉水,还有座玲珑的小钟,时针正指一点。
 这样静谧,我是谁?是什么日子?在什么地方呢?好容易把记忆从某一点延伸……上杭州、到西湖、独饮宝叔塔畔、湖滨的醉晕、石凳……对!但,那以后呢?
 难忍的口干,把床头这半杯清凉的水抓过来咕咽下去。又追思,到底弄不明白怎么会睡到这宽大舒适的床上来?是幻觉,还是奇遇?
 谜底揭晓了:并不怎样出奇。门被轻轻推开,子慧穿着一领长睡衣进来,叫:
 “哦!醒了。怎么样?”她蹙着眉头。“……”我难于置答。
 “看你放荡到什么田地!居然让一家人摆整好席面专等,自个却去滥醉在湖边上,老公公、老婆婆都等得发急。又怕人地生疏,把你这位贵客搞丢了,才叫车子出去遍找。算打路上拾回来,那副狼狼相。咳!让我怎好意思?说呢,即便是山头来的蛮子,也不该忘记起码的礼貌。”
 对这位并非真女儿的坦率指责,我不知怎样表情才好,只好支吾着问:“有水吗?”为了缓冲,不全是为了口干。“要不要搁点苏打?”
 她拿着杯子出去了。我陆续追忆起了醉中的若干片断:呕,搀扶,车子疾驶,扶梯,被脱下鞋袜,……太尴尬了!真无地自容。
 她拿了水进来,不再埋怨了,亲切地把一杯震齿的冰苏打灌给我。
 “没有出什么大毛病吧?唔,好好睡吧。就看你明天怎么好意思见你的亲家公。”
 她微笑着,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走了。

诗苑

走在祥云街上

□ 程勇

我看见街道,人群,商品
 他(它)们也看见我了
 彼此的表情都深陷在紧绷的口罩上。我能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压抑已久的潮涌
 有人在等车,暂时的停顿
 他们从时间拐角的那头过来
 呼吸都很浅,没有铺垫和转折
 有人就餐时便开始喝酒
 酒精缓缓抵达一个“深部”
 感觉像吞下一条冰河一样光滑

警察像是想踩坏自己的影子般
 旋转脚踏,他用白手套指挥着
 交通,也指挥黄昏里的晚霞
 要有弧度地越过城市的屋顶

艺人的膝盖是窟窿的“艺术品”
 当他的手指划过吉他的弦
 歌声随碎纸片扇动着
 纤维素做的翅膀
 欢快地满街飞舞

我走着,裸露的视线里
 有事物在一闪而过的玻璃面上
 辨识反射,但显露不出本质
 且每一种组合都稍纵即逝
 我走着,此刻唯一的愿望
 便是让灵魂拂过一缕轻风

明天将怎样去在特殊需要礼貌和客套的场合下会见亲家,固是一宗作难的问题,但是不敌眩晕和疲困,又沉入黑甜乡去了。
 三、第一天游程
 再一次醒来,朝曦在窗,个好艳阳天气。一夜酣眠,人已完全清醒,爬将起来,向窗下小园伸伸懒腰。精力回到身上,不那么被自艾自怨的情绪所压了。
 主人们还没有起床,仆妇恭敬地招呼我盥洗。心想,与其赶热去对老脸,宁可跑开去,让时间冲淡一下我这荒唐的印象为佳。便留下话说,我到湖滨散步一会,请别等我吃早点,就又溜将出来。
 世上还有什么地方比西子湖上的春晨更能令人舒适宁贴呢!仅仅顺着整洁的花圃沿湖走上那么一段,我便几乎把人事中进退应对的烦恼,全付诸了湖波湖烟,再次陶然于夙愿获偿的喜悦之中。
 公园北头,是一大丛翠竹。竹丛和湖岸之间,有一家颇称精致的茶室,这会,茶,对我是特别需要的,遂毫不犹豫地推开纱门进去了。临槛找了副坐头,把自己坦然地安顿在椅子上,要了一杯绿茶细啜开来。
 大堵明亮的玻窗之外,不正是倾倒过千载来多少游人的山水中的尤物?迎着朝阳,更显鲜妍明媚。我有些踌躇满志,又有些奈何不得这良辰美景,乃至还有一些怜惜流光的莫名怅触,这合是游客最纯粹的情怀。
 好一会,我才留心回室内来,时间还早,茶桌都还空着。两三侍者正收拾清洁,末后,才发现就在很靠近的窗边,居然还有另一位茶客,而且还是位女的。我很诧异自己竟一直忽略了这位同伴的存在。
 转载自《风雅儒者 文化名人周善甫诞辰90周年纪念文集》（未完待续）